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勤卣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查革正德中濫授武職疏　查革濫授武職

仰惟我　祖宗開國以來。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延及子孫。俾世其職。報功之典。可謂重矣。然品秩

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自非定難拓土之功不以輕授故以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不階尺土奄有區夏而一時翊運元臣佐命宿將驅除蕩滅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　列聖相承益加愼重中間累常殲夷大憝蕩平羣盜戡伐戎虜立功之臣後先相望益不爲少然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也臣等恭照寧夏之役雖曰寘鐇背逆天道實繇

逆瑾結憤人心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攘爲己功幸而禍亂克平實仗宗社之慶後逆瑾伏誅永與有力僅可以贖黨惡之罪豈應據爲討賊之功（論張永功罪爲得其平）旣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結爲朋黨專權出政乃以運籌帷幄並受褒崇於是以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張容封安定伯谷大寬封高平伯谷大亮封永淸伯馬山封平涼伯陸永封鎭平伯魏英封鎭安伯其它俱以功廕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貂蟬玉帶勢轢班

行鐵券金書光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未履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槩大拜封爵。坐獲殊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體也。令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候命下之日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氓庶足以光昭 祖宗之法而一洗名器之汙也再照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分守等官奏帶。例該三名。今則七八十名者有之五六十名者有之。其領兵奏帶至

三四百名者有之。如錦衣衛官校旗舍。俱係侍衛直駕人員。與大京營操備官旗例無奏帶之例。今則公然違例奏帶。而前項人員獨多。蓋以各處鎮守太監。類皆出自權門援引。是以彼此互相結納。遇有地方用兵。則以所帶之人。盡隸報功之籍。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避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夾帶之弊乃至如此）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如寧夏之訪尋金冊。河南之軍前效勞。皆是也。紀驗之地。既

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當給賞者。毋破例而冒同陞官。應查議者。輒陞除而許令自首。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奬出百端。難以枚舉。臣等查得寧夏陝西甘涼雲南貴州江西湖廣等處平賊功次。中間俱有冒濫。未能盡合條格。獨貴州香爐山之役。錦衣衛報功陞授者。尤爲冒濫。山東河南征勦流賊。其功雖有可稱。而太監谷大用張忠陸誾尹生等各人奏帶。巧立名色陞授職級者。幾六百員名。其冒濫抑又甚矣。今仰遵明旨。將例外奏帶

之人通行查革其各處歷年紀功官員審覈不公濫
同爲詐者乞通行罷黜以警將來再照各處討賊旣
平內外中官大臣類授武職功陞尤非 祖宗之法
竊謂各該領兵官員奉命出師致有成功乃其職分
廟堂籌畫理亦宜然且克捷之日旣身加官爵之崇
又家受金帛之賚莫非優典已足酬功奈何重以武
職陞及子孫寵報逾涯實難負荷但近年文職功陞
濫ノ叙〇者〇多ノ不ノ敢〇備〇辭ノ
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不能
以取違明之忌也
今仰遵明詔一體查革臣等伏乞自今以後內外文

臣果能身兼將相。功業顯著者。朝廷欲加殊恩。豈無別項彝典。不必假以武廕。以干清議。實足以勵士夫廉靖之節。足以服邊庭將士之心。再照正德元年以來。各衙門緝獲妖言强盜。并不係臨陣對敵。一應陞授職役者。已經遵照詔書盡行查革。臣等訪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纔一次類奏。其間委係積有年勞。獲有奇功者。該部查勘是實。分別等第奏擬陞賞。然陞者不過五七人。多至十人而止。其賞者

或以布絹或以鈔錠其無功者尚或責打黜退當差
自後因其拿獲妖言陞獎一體之例於是人希貪功
大肆羅織所獲妖言強盜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
之詔備欲禁革此弊當時已有濫觴之漸及正德元
年錦衣衛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太監王岳鄭旺各官
一時更代數月之內將辦事官校四次奏陞正德二
年又復類奏當時已經該部參論馴至近年以來姦
倖用事廠衛專權無賴之徒鱗集蝶附創設西廠復
立內刑辦事之負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

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爲首張皇賊狀罔非椅摭之詞連署姓名不辨虛功之數含糊奏請朦朧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以致市井庸流不崇朝而立升朝籍權門厮役不數歲而驟至顯融且其假稱妖書陰爲陷羅買同番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煅煉成獄凡經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寃魂塞路上干天和凡有人心言之憤結且弘治元年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拏獲妖言的不陞止

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綸音具在所當萬世遵行不
知該部何所稽憑類將妖言陞職方今　聖明在上
妖孽自不能興况亦律有明條不須另開賞格但
輦轂之下畿甸之廣盜賊竊發難保必無以後合無
每年年終類奏止將獲過强盜起數題送兵部附卷
定爲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滿方將各人各年之内
獲過强盜多少分爲等第查奏陞賞然毋陞不過十
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仍依舊例不得再陞其類
奏獲過盜賊起數不許仍前混開務要某人拿獲某

賊或某人爲首某人爲從明白開具日月地方其有賊勢衆兇登時拿獲功出尋常者兵部即時奏請定奪類奏之時仍須開報如此則人人思建實功官無濫授獄無冤民而盜賊亦不至猖獗矣再照五府錦衣衛之立一則管轄兵馬一則專掌宿衞掌務之職或以流官或繇推舉蓋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大有勛勞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階而它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且嚴矣近年以來乃有不繇武胄雜然並進大抵非嬖倖冒功之徒即技

禁希恩之屬遂使國家以賞功之典為施恩之具不惟加諸其身而又使之世襲使邊庭効命之士扼腕不平祖宗法度之所以漸更朝廷紀綱之所以大壞府庫之所以耗斁倉廩之所以空虛生民之所以困苦盜賊之所以繁興災異之所以疊見未必不盡繇於此也

勘報皇莊疏　皇莊

臣等伏覩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

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洪惟
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覈天下官民田土。徵
收租糧、其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
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
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
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
荒田。從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景
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
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

間大半爲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卑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　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開墾以幇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粮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緣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

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粮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横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併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强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臣等查得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

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
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
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
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
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
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
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
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

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庄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淸縣則有灰蝸口皇莊、

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戶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騸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

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撑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

近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去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掊尅（沒去皇莊所以大爲民害者在此等也）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起奸雄藉口不知　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最在潛

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曾莊人員盡數
革囘。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
草萊之下。始得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勅旨。
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
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創設之繇。爲害之
實。不敢冒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
見聞之眞。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
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
不待臣等諄諄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况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宮壼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姦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

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皇鹽。即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

查勘功臣田土疏　功臣田土

查得洪武初年，凡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粮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略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

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與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大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

國朝功臣世祿其數至少不得不給莊田以爲贍

然功臣之中。勳勞者則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臣

業亦事勢然也

等查得晉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矦

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搆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伏望　陛下特敕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欲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

此謀得情法之中

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

區處亂民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爲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

萌動即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爲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粮媒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薪蔵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爲夷即便選

寇盜既易于剿治難于安插

委强幹官員起集丁夫斫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達則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粮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它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徵粮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却將附近衛所屯田

抵兌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投降人戶。毎人田若干。隨處安挿耕種。俾為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為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撿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業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粮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敕使撫臣從長擘畫為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請復舊規令兵部季報方面武臣揭帖進呈疏

節該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欽奉　孝宗皇帝聖旨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兵部按季開寫進來以便觀覽欽此及查得正德十年春季揭帖尚存本科以後不知廢自何人迄今不復舉行臣等竊照選將用人軍國之重事進賢黜否人主之大權於此不加之意則公論無所於歸而其為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正德年間權倖用事執政大臣陰

拱聽命凡推舉京營邊鎮一應大小將官無不資助以成四方金帛輿委京師權臣之門交手爲市　朝廷爲其蒙蔽所司惟務順從遇有負缺故爲停閣直待關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横流於禁闥債帥接迹於邊庭是則剝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侵盜錢粮而虛耗至今難復至於無功冒賞有辠逋誅蔑棄憲章汙濫名器凡以此耳　陛下登極之初一切積弊釐革殆盡百度維新八九年間聖心天縱聖學日新萬世太平之基端在今日臣等叨塵諫垣忝預

戎政竊見　皇上屢降敕旨振飭中外臣工愼重守令良法美意層見疊出所以爲宗社深長計者無不用其極矣惟是選任武臣一事臣等尚願　陛下少垂意焉况近歲舉用內外一二武臣亦有未能盡協公議則貪緣之門似未盡塞而僥倖之風漸不可長蓋　陛下於簡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註擬而其歷履之詳無所參攷以稽其實也所據該部進呈　御覽揭帖係是先朝令典不容輒廢乞敕兵部查照先年欽奉事理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官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仍增入貫址年歲、及曾經大臣撫按官薦舉糾劾、摘取緊要賢否考語、備細開坐、類造揭帖一樣二本、一以進呈　御覽、一留本科收貯、每季於孟月初一日差官送科、次日早朝本科掌印官赴　御前、與六科旨意題本一同奏進、伏乞留置法宮、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賜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實足以仰助　聖明於萬一也。

議處下場馬匹疏　馬政

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衞、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塲、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匹、除倒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敕管領下塲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敕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為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塲地土、附近

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　朝廷累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　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夾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

之背。在牧則有庰。在廐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塲。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庰可以蔽蓋。馬不免冒草以噉。人不免喪根相從。常年下塲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進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昔一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塲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孜孜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

監牧之政皆也然又豈敢飾辭隱實以欺　陛下哉
竊見襄城伯李全禮奉　勅管領下場馬計二千餘
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
馬六千匹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
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況近日大雨時行暑氣
方溽泥潦遍野欝蒸中人羣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
則有蚊蚋之害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
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又
徒徇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

况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鬬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緩急有桴鼓之警。遐闕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驅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凉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矣。

論救都御史歐陽重御史劉臬疏

滇南兵變

謹按雲南之事，秪緣都御史歐陽重，清查異姓冒頂投充軍役，都司官稽於查理完報，以致格眼文冊難明，因而軍糧未曾支放，六衛軍士，以缺糧兩月聚衆千人，遮道告言，情非難達，擊門吶喊，志欲何爲，鎮總官再三省諭，固已畏其猖狂，即時放糧，又各從其願欲，所據前項擾亂，雖有飢乏不得已之情，然中間多係應革之人，倡爲不靖之舉，事非難見，可想而知，巡按御史劉臬所奏詞甚明白，情亦切實，其訪拿首惡，

法巳從寬參劾諸臣事非過當且歐陽重清查二事原係遵奉欽依勘合事理無非欲革除宿弊以省虛耗之弊固非無故生事以拂人情至于操切太過舉措乖方難保無有以此爲罪固亦無辭但臣等竊有一說爲陛下獻焉夫都御史者陛下所倚任大臣也御史者陛下所親遣之近臣也今銜命於萬里之外託身於士民之上令行禁止操縱舒慘而人莫敢違之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士一譁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況奉法清

者原非虐民之政因事論劾亦無過當之言鎮守總兵均有地方安危之責並握統制兵馬之權鎮定詛洮禁戢悖亂固其職分況鎮總巡撫體勢惟均榮辱所關難分彼此苟今日處置失宜則將來事有可慮將虔延被倒置首尾衡決貫生尾大不掉之變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繇斯況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傚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陝西之甘肅山西之大同福建之福州延平直隸之保定近日浙江之溫州內地邊方事變數見失今不振起稍稍以爲消弭之計

將使他日有事地方之臣。以此爲戒爲諱。務爲姑息容養。一切偷安之計。孰肯爲　陛下建事立功。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哉。此臣等所以聞命惶懼。不敢不冒死爲　陛下言也。

請舉親蠶典禮疏　　親蠶

謹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以天子之尊。非莫爲之耕也。而必躬耕以供郊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莫爲之蠶也。而必躬蠶以爲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一以致其誠信。

可以交於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夫蠶婦。非身帥先之弗可也。先儒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務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曰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相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臣竊疑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歷魏晉宋北齊後周以及於隋。亦復依倣周典。宋之或廢。唐立先蠶壇。在長安北苑中。太宗

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歷高宗永徽顯慶以還皆間歲皇后親祠先蠶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禮先蠶祠宗元豐四年又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高宗紹興七年猶復舉行至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尋不果行則是親蠶之禮殆廢於此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統一萬國制禮作樂卓越百王躬耕籍田既稽古攸行矣

頒獨於親蠶闕焉當時議禮儒臣亦竟未有及之者豈非本朝之缺典歟　列聖相承繼文繇舊謙讓未遑禮官廷臣蔑聞建白是固有待於　陛下也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安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安偏廢先儒謂禮樂必百年可興又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臣惓惓之愚所以不能已於今日發也伏望　陛下留神垂覽倘蒙采納乞勑禮戶工三部會集議以聞然後謀之儒臣參酌考訂慨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　皇天后土永錫祚胤　陛下敬

天勤民之心、上可以慰　皇祖列聖之靈、下可以垂
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矣、

得旨下部議行

請敕廷臣會議郊祀典禮疏　分祭天地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
公上此疏乞當　聖心永嘉于是少詘而更立之
之郊者、以祭天地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
本在此矣
然可述者、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
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
學慙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顧覩逢聖

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覩　陛下特降

勑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　太祖　太宗之主於

廟而以勾龍氏配社后稷氏配稷誠可謂覩高千古

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　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

之德光復　聖祖之舊永垂來世之規是豈俗儒淺

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

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宜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孰與

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

諸掌乎伏見我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為大祀

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悖經義殆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獻焉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圜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太折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于北郊即陰之象也此分祭天地各止其所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況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坎於

非郊雖以就陰亦因下之義也即圜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爲耳至于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茲未敢褻陳也臣承乏諫諍職在論思躬際昌辰獲事　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　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作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

安恢定大禮丕揚鴻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臣又聞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然矣伏乞陛下特發淵衷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參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元始永明閒姦邪驕亂不經繆戾無當之言以仰承陛下大有爲之志以復我太祖高皇帝分祭之舊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匡衡等宋儒劉安世

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假以旬月次第上陳俟衆謀僉同羣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擬必極情文然後　陛下躬率羣臣請于皇天后地告于　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成一代之典以答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天眷佑百神具依綿福祚於萬年麗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

申議郊祀辨駁霍韜分祭疏　分祭天地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　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分採人懷異見昨見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

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韶之失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爲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　陛下聖諭謙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爲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

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

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

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兼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之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从示从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

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昜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非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

此數更能折服人

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為敵矣乃不以為非何也程

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

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

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强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遑遑以　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

著典爲可尊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　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　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

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　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訏猷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于振起而拓充之雖我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　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　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也（此條不無附會）

申議郊祀不當以　二祖並配疏（郊祀分配）

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月行事臣

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
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
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
者也、又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
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
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
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
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
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覩

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

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罪於
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
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
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
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
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
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
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

失況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

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細故也臣敢不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

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彌天之虜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

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通祧並崇。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

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

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名合於宗周之典。是故
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
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
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
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
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
也。仰惟　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

有爲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于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盖所謂無間然矣乃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是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旣勑下禮官外廷之臣聞者歎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非而爭之卒使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

得旨禮部會同原議官申議來說

請舉雩壇祀典疏　大雩

臣昨者伏覩　勅諭以太廟享祀制度未稱孝敬之情伏惟　太祖高皇帝聖德豐隆神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乃尊奉　聖祖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寢而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於　太祖之室相向行時祫禮仍於季冬行大祫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熙仁三祖合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　世廟止行四時之享

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聖謨丕顯卓越古今祀事
孔明茂延基祚甚盛舉也竊惟前代表列　祖宗功
烈稱秩廟祀多出儒臣建議禮官詳定幾於聚訟猶
或過差未有如我　皇上仁孝克積一旦發自天衷
親擒聖謨百年之大典遂定　七廟之神靈以安但
昨該尚書李時會臣以　聖諭欲於奉天殿行秋報
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臣竊伏惟念二禮之行於殿
陛或非其地竊窺　陛下聖意必以爲秋報類於大
享又明堂乃　天子布政之宮故以奉天殿擬之但

古之明堂制度其說非一有謂去國之南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要非王者嘗居故朝諸侯出政令則居焉
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於此我 聖祖於圜丘未
成之時固嘗即奉天殿以祀天矣蓋一皆權宜原非
作則古人禮制要難盡同今奉天殿乃 陛下紫宸
正衙萬國朝會嚮明出治之所而一旦以之行奠獻
報祀之事臣竊以爲未宜若 陛下聖意以出郊大
數則宜以山川一祀特遣大臣代行而秋報仍行於
大祀殿庶亦得以伸配帝之敬於我 太宗而於

陛下分配　祖宗。兼舉所報之義。蓋全且盡矣。至于大雩之禮。臣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蓋於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又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建巳之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命樂工習盛樂。舞皇舞。本朝大學士丘濬。亦謂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則有大雩之祭。但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遑遑假異端

之人為所禱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刼制
上帝之靈誣亦甚矣濬意欲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
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毎歲孟夏以後
舉行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其說似亦可
從臣愚以為　陛下於孟春上辛既祈穀於上帝矣
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大我穀黍也苟自
二月以至四月以後時雨而雨時暘而暘則大雩之
祭　陛下可以免於親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澤
愆期則　陛下躬即其地以行禱祝其作樂陳舞亦

須少倣古昔之像庶足以稱　陛下爲民切遠之心而於古人之禮爲不失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壁尚木 夏允彝瑗公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論禘迭虛位疏 禘祭

頃者臣不揆淺陋，輒獻末議，以為自漢以下，封建法廢，譜牒不明，世系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

禘帝嚳已不能盡合故禘之廢者幾二千餘年茲者
仰承　皇上德音因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
奏請室為虛位以祀庶此禮復行於世奏　聖旨禘
義深奧爾所議已得具見誠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
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室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
朕已具悉禮部知道欽此續因中允廖道南獻議以
為皇妣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奏　聖旨這所奏
禮部便會官同夏言奏議一併參考詳議來說欽此
聍該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堂

上官少傅臣張璁等於東閣集議璁首言曰言虞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曰禘　德祖是羣臣次第曰是是於是無有異議者矣臣愚終未敢以爲是蓋此事於聖賢道理窮究甚微於國家典禮關係甚重若但直任已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選就一時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徒事彌文而不能體聖人仁孝誠敬報本追遠之實心臣恐無以服萬世又弗若弗舉之爲愈也臣愚於禘　德祖之議可疑

而未敢以為是者有四。不敢不終獻焉、夫禘者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廟、我 太祖追尊 德祖是也、 太祖當時之心、亦 陛下今日之心也、豈不欲推其所自出、徒以世系難考。亦講求未及耳。故禘禮莫之能行。今日 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遠之心。有所未盡故也、亦所以推 太祖未盡之心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於 德祖而祭之。遂謂之

禘則我。德祖自開國以來享始祖之祭舊矣。今又以爲所自出之帝。是不過强易置其名耳。恐非 陛下今日思念本源之心。與古人制禘之本意。此其可疑者一也。議者曰。今旣以 太祖爲始祖矣。則以 德祖爲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 太祖之爲始祖者。 太廟中之始祖也。蓋創業之祖也。非王者旣立始祖之廟之始祖也。今以 陛下之身。尊 太祖爲始祖。而以 德祖爲所自出。則其跡甚似矣。然不知在 太祖時欲舉禘祭。又將何人爲所自出之

帝乎。且先王禘祭之義。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即制此禮也。非謂直待後世七廟之數備而可以遞推遷也。今則誤認創業之始祖。為上世之始祖矣。則是知有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無　德祖之所自出矣。毋乃失之近乎。此其所可疑者二也。且歲一大祫既尊德祖。統羣廟之主而合食矣。則是　德祖歲歲享祭也。何以定將來禘祭之年數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因未嘗以為是矣。然大抵禘大於祫。其舉多疏。今禘祫並祭一人則不惟二祭之義紊而無

別而舉祭疎數之數恐難於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
則歲固一祭矣何得謂之三年五年耶泥而難行於
禮無當此其可疑者三也議者又曰近者太祫圖乃
皇上權為之耳異時止當以　太祖主大祫統　太
祖以下羣廟之主至禘　德祖則惟以　太祖配之
而不兼羣廟臣則曰祫之為義合羣廟及遷毀之主
皆升祔合食故謂之祫又謂之朝享禘則不兼羣廟
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以其有審諦之義故謂之
禘又謂之追享今若禘以　德祖祫以　大廟則

懿熙仁三祖既不得相從　德祖於禘又不得降從

太祖於祫則是廢三祖之祭而終無可享祀之時矣

朱子曰禘祭是王者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

報本今　陛下之心正欲求　德祖而上豈無積德

基命之祖尚欲舉禘祭以追享之今乃幷　懿熙仁

三祖爲天親之至近者而廢其祀恐非　陛下之所

安也此其可疑者四也臣前虛位之議自愧發揮義

理未甚透徹然不敢重有所請者以　聖明既已洞

然於斯矣而復喋喋言之嫌於務已說之勝也區區

之愚惟　聖明昭鑒

會議九廟規制疏　　九廟規制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

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爲寢廟、而子孫遂爲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爲太祖特立廟爲憾、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

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厨，其一時制度儀，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為廟之制始終不同者，其始行古，其後令今也矣。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儁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于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 御札，宜於召問，謀之翰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 聖

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奠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即今　太廟南遷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　聖諭太

廟三殿俱不動、則是　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　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　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　太廟營構巳極弘壯。而羣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

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于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爰摹倣而爲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烏在其爲儉約也。況臣等恭覩 世廟之制。蓋損

引。斷。精。確。

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睿宗又我　獻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　太廟之南，茲惟地小不足

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欲於一日之間徧歷羣廟。爲之典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薾然疲氣。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

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況　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

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秪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室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月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强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

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

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于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厠其閒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嘗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

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此者爲盤庚。盤庚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宜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

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移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房爲合宮。而預立六

此恰明洪武初各立廟其制如此

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非泥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

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孝思純至　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遐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　世廟以享祀，而我　文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亦善作收析）也　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為列聖同享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　世廟猶為遐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憾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 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昔制宜。倣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恭閱陛下有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得 太廟九間同爲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

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當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 太祖列聖。各得以尊其尊。足以申 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

請勑戒飭土魯番天方國夷酋疏 戒飭西域

主客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魯番并天方國等地面速壇滿速兒王等差來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

赴京進貢該本部將各夷使進到方物驗收及將各
番王求討事情俱經具題給賞外即今差官督發各
夷起程查得今次土魯番入關進貢共二百九十名
天方國一百三十七名緣舊例各夷人貢十人內准
與起送一人其土魯番等處來貢止許與哈密依時
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後爲寬禁例以舒夷情事又准
每十人起送二人其土魯番天方國兩處先年赴京
人數多不過二十餘人惟是今次到京人數倍多且
開列地面王號動致數十以致求討之文不勝其繁

不惟違越舊規抑亦非以小事大之體若不及今區處將來踵襲故常於賞賜則難於應付於體統則難以制馭恐非善後永久之圖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目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領今次 勅書回賜之間

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加例給（多稱王號者，欲優給賞賚故爾）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啓釁，未必不繇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豈得不畏。我 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强，非前

代比況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蕞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擅稱王號僭瀆　天朝撥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為此臣等議得今次回賜　勅書除各國國王一人妄從本等稱號其餘恐未可類以王號回答合無請自　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撰勅一道發明華夷君臣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恩威並用舊規丁寧　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進貢夷使賫還本國宣示國王俾知遵守庶懷柔之道制

馭之方。各得其安。斯爲　聖王禦戎之上策也。

議處降答各夷勅書稱謂疏　降答西域勅書

臣等議得土魯番天方國。自弘治正德及嘉靖八年以前。入貢屢次　赴京使臣。求討物件。稱呼名號。並未有如今次之多。是以本部欲乞　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誠欲尊崇國勢。節省國儲。將以少効芹曝之愚也。今內閣輔臣題稱前因。復蒙　陛下勅令禮兵二部從長議處。是臣等初意。欲伸中國之威而惜夫體。輔臣之意。恐召外夷之怨。而啓乎釁。皆以

納忠於　陛下非爲身謀也但看得西域諸國之稱王號者惟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三國節年入貢其餘如日落等國國名尚多來朝絶少自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屬查得土魯番自弘治正德以來入貢十三次天方國自正德以來入貢四次每次稱王號者多止一人或二人三人其餘多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國稱王號者始多至六七人土魯番稱王號者始多至十一二人而二年內撒馬兒罕始稱王至二十七人內閣題稱先年亦曾有稱王至三

四十人者。蓋即嘉靖二年併三國而數之有此數也。若今次土魯番則七十五王。天方國則二十七王。而近日續到撒馬兒罕則五十三王。并而數之。則為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來朝稱王。並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稱王號。查與舊文並無相同。即有同者。地面又復不同。及查　先朝回賜勅書。弘治以來。或止回本國國王一人。其餘頭目親屬。即該載一敕之中。或一地面幾處內。一地面頭目幾名。不拘多少。賜勅一道。或各照親屬名色。如嘉靖八年。每人賜勅一道。今開

列地面既多。稱呼王號者尤多。揆諸舊例殊爲參差不一。必欲依文回答。如先年撒馬兒罕例但恐彼皆亦出於一旹不審不及致詳之過因未可遂以爲例襲而行之也。况撒馬兒罕。止因嘉靖二年。添稱王號二十七人。此其肇端。今次遂致倍踰其數。豈不可爲鑒哉。查得成化元年。該禮部議稱土魯番等國今後來朝。經縣哈密地方者。就彼聽候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及不得假作別番名目。濫放入關。此係著例可考者也。弘治元年。該甘肅鎮巡等官奏稱哈密地面同

撒馬兒罕天方國等處使臣六百一名土魯番三起男婦四百十四名口俱來進貢本部為照差人過多冒賞太濫議擬合於六百一名口內量准二百名其天方國果係原來夷人量准十數人起送來京其額外多餘并土魯番等三起合俱以禮固回及請勑勑切責鎮巡官員今後務要照例驗放起送其守關原報官員行巡按御史查提問罪此係禁例之嚴近在孝宗之朝非遠也則是前此國家之處三項夷人固嘗禁其不得假濫名目亦嘗節其起送人數至於土

魯番三起男婦四百餘人又嘗盡數以禮資回既而於鎮巡驗放官員則加切責於守關原報人員則行提問是皆老成謀國之臣其重體惜費仰威振法處置曲盡固未嘗慮其有他患也臣等竊謂自古中國之於裔夷當其來朝入貢雖嘉其納款之誠未嘗直與拒絕至于貢期方物未嘗不有體例為之節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嫚未嘗不正以大義責其無禮必如此而後有內夏外夷之辨天冠地屨之分庶幾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中國不失為中國矣今土魯

番天方國稱王太多。事關國家大體。若謂其本國封
授。則前此舊文所無。若謂其部落相呼。則不當聞於
闕下。若止依來文回答。則土魯番天方國皆一國也。
恐自此而爲數十國矣。若類以王號荅稱。人與　勑
書一道。竊恐自今以後。各項地面各執所得　勑書。
率其部落任意加增。將來無時入貢。勢難阻絕。貢使
日增。則道路有司。供費日甚。賞賜回答。無有紀極。以
府庫有常之財。似不足以充谿壑無涯之欲。況臣等
昨來親赴左順門。看給回賜土魯番天方國所費禮

物不貲其織金蟒龍各樣鳥獸段疋俱係永樂年間織造之物顏色鮮明金縷緻密非近年織造者可及詢之管庫人員亦云見今積貯空虛後將難繼且夷人所貢鐵𨱔等件俱無用之物而竭我帑藏以應彼求討是敝中國而事外夷恐非計之得者也

得旨作物書每國止許一人稱王

議鳳陽府不當築城疏　　鳳陽築城

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該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題

關地方應議事宜內一件建城垣據直隸鳳陽府申前事行南京禮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并欽天監熟知地理風水官員親詣鳳陽府精加相度如果便利無礙相應建築甎城就行定擬闊狹遠近奏請裁奪等因該戶部等衙門會議題奉　欽依咨行工部看得所題建築甎城事宜相應勘處備咨到部轉委臣等親詣鳳陽府查照都御史劉節所議前項事宜隨該臣等行委南京欽天監冬官正許濟等各親詣相度隨據委官冬官正許濟等呈稱相看得鳳陽府

治原無城垣止存土埂五十餘里中有皇城內包萬
歲山東西山勢相連皆拱對皇陵其萬歲山正當巔
案自建皇陵到今土脉靈氣秘結年久誠恐建築城
垣不免開壕動土關係匪輕臣等又經親詣陵寢及
府治處所逐一相度切照鳳陽府治所關固宜有城
池以為保障都御史劉節之奏誠為地方急務但仰
惟皇陵乃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在皇陵前
面護砂明堂之中凡附近四圍山場地土累朝以來
側有重禁不許軍民砍伐樹株掘取土石開鑿窯井

及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恐有震驚。況今欲築甃城池。大興工役。山川風氣。焉保無傷。且皇城所包萬歲山。即皇陵案山。所以 聖祖當時建立皇城。形如半月。抱向皇陵。其東西鐘鼓二樓。并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止有萬歲山後北門一段。見存甎城數丈。其餘俱是土墻。亦無開甃壕河。及查中都誌書。亦云土墻無壕。竊想聖祖建極開基三十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不至。高城深池。隨處創建。未嘗患財力之不足。豈有

龍飛故鄉之地慮猶未及而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所敢輕測也若欲於此建築城池決當審避以故前此累經相勘人員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為辭臣等親詣相度實見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狗一方私見依違兩可不為　陛下明言致萬一之誤哉　奉　旨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鳳陽府治皇陵所在乃　聖朝祖宗根本之地山川靈秀王氣所鍾不宜震驚騰洩誠如各官所議依擬合候命下行移各該衙門一體

遵守。不須築城，則皇陵永固。而長保億萬年無疆之休矣。

奉勑詳議南京太廟不當重建疏 南京太廟

議得唯天子議禮，唯聖人達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禮臣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神主，干係 宗廟大禮，取自上裁，欽蒙 敕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據經守禮，愚賤未敢專擅，欽蒙 皇上旣勑下議，臣等伏讀仰思，備見 皇上至德達孝，綸言

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自滿假務集衆思尤見虛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毁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僞主褻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

典之甚精確。

冉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祢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非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則知 太祖太宗之心未始異矣況 太祖未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皆定冉金陵未稱貽謀之遠。

迨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適過
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
歆況　聖子神孫。旣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靈。
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神。
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定專
如此。使宗廟社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祈
天永命。保民出治。罔不于此。茲實億萬載無疆之休。
此。臣等所謂不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萬世
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心知其是。確乎不可

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
得而贊之唯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大
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
謂當亟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廟神靈久依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亟建也者以義
起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
仁愚臣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讀 聖諭所
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專
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云者則弗

建之議。可以的然而决矣。　聖諭所謂南京秖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淆亂、折諸聖也。至曰一　太宗定非都、傳已六宗、能爲　太祖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二主二廟、恐非合禮與義、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聖學孝道蔑以加矣、至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今弗重建南京　太廟、爲豊祀于昵、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者耳。況事體大異、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

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日之廢。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
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爲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
于南京。稱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况南京皇城宮殿
傾圯者多。　累朝以來。不許修飾。而近日諛臣遝遝
奏欲修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
而定民志也。且北京　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
衷。而南京　太廟。修飾方新。遽罹回祿。則皇天眷德

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人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奉聖謨僉謂茲事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奉如常仍乞俯從禮官所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　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壝遺意仍高築垣墻謹司啓閉不致有所踐踏以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

覆議大臣有期功喪廟祭當迴避疏 明功喪避陪祀

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緦麻以上喪皆不與及
查得本部凡遇郊廟一應祭祀其陪祀官員除年老
殘疾瘡疥體氣刑餘喪過之人不與先期出給告示
于東西長安二門張掛曉諭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
行詹事府主簿廳手本查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
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姪病故於四月初二日聞
喪係期年服扣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服闋吏
部左侍郎霍韜出嫁堂妹病故於四月二十八日聞
喪係小功服扣至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服闋又堂弟

病故七月十八日聞喪係大功服扣至嘉靖十四年
四月十八日服闋等因通回報到司案呈到部看得
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吏
部左侍郎霍韜奏稱本年孟冬祫享 太廟時享
世廟伏蒙欽遣臣等捧主奏乞講明禮制應否迴避
乞賜裁定永爲遵式一節大意曲引古禮以其所居
霍文敏發辭遁
之職援于古之諸侯自絕期喪不遵律例迴避欲要
擢之命士必越入廟恩典而建此謀也要欲擢其
官捧耳文愍引經折之特爲嚴峻
入廟捧主而已臣等看謙得國之大事惟祭人情之
實惟喪故喪祭二者吉凶大禮帝王所重者也誠不

可不講明焉。我朝稽古定禮。首嚴祀祭。尤重喪服。謹按大明律祭享條下。凡大祀廟享。所司知有緦麻以上喪。或曾經杖罪。遣充執事。及令陪祀者。罪同。罰俸錢二月。若有喪有過不自言者。罪亦如之。此我 太祖高皇帝欽定之律。凡五品以上官。得與祭者。自緦麻以上喪。皆聽迴避。御也。禮也。今侍郎顧鼎臣霍韜具奏。引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而以今之居公卿位者。擬於古之諸侯。又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則似大不倫矣。夫封建法廢。而罷侯置守。則世無

諸侯久矣、歷代官制沿革不同。我朝稽古建官。雖倣周禮、而九品之制。亦無所謂公卿之秩、古之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於分君也。其伯叔父兄弟皆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果能儼然以君道自處、而可以臣其伯叔父兄弟否乎。且古有列國諸侯、亦有王朝公卿、即王朝公卿、亦毋亞諸侯一等。即古之公卿、亦不敢擬於列國諸侯、況在千載之下。事體有大不同者乎。又曰。在位則爲公卿、釋位乃有族屬。凡臣僚五品以上、皆無廻避期服之禮。是何言

也。且旣以侍郎爲公卿。擬諸侯矣。而又令五品官皆不避期喪。是令之五品官皆公卿也。旣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矣。是今之爲公卿者。亦猶守令也。此惡可同也。夫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爲有無隆殺哉。信如所言。則是知貴貴而不知親親。有爵位而不復有恩義矣。是何其敎民以薄也。又謂凡言喪者。謂其身涖之者也。身涖之者。以其職也而又曰聞訃爲位。及同居遭喪。致愴惻焉。廻避吉禮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此皆任情杜撰之言。

於禮無考也。於典無據也。夫喪服者因人情之哀而制之者也。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是故爲之三年期年。爲之九月五月三月。此定則矣。故定之三月。哀不能忘于三月也。定之期年。哀不能忘於期年也。是故祭祀吉禮也。所以致誠於神明也。若有喪者。情未忘於哀。則不能致其誠於祭。而曰以其不身涖其喪。與夫時之過。皆可無避。斯言也。臣等實未之前聞也。卒言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其爲戾。則又大非矣。誠大戾矣。我 太祖御製大明律序曰。朕有天

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則律令之作固出於禮義之精微也。朱子謂律是從古來底。蓋不但秦漢而下。三代之法。固寓於中矣。且律文簡奧。非曲學俗儒所能領會。宋莒公曰。律應從而違。堪供而缺。此六經之亞文也。今日二臣有是之請。蓋未達律文從違之義矣。曾謂律例禮義有不相同者哉。為人臣者。誰敢棄律令而不守哉。臣等仰惟　陛下以其言為亦當者。若曰重　宗廟之事。而不復顧其私云爾。然實則以私而妨公矣。失輕重之分矣。臣等忝列

禮官二臣之言棄禮爲甚不敢不按據古禮爲　陛下詳言之夫禮曰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酒醴是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是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是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緦麻服漸輕矣而皆不

能無哀焉。況期年之喪乎。今內臣期喪也。齊大功之喪也。而乃欲忘哀以從事於　宗廟。是與古人制禮之意大相遠矣。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也。不可奪喪者。謂已居喪之情。不可爲它事所奪廢也。要使各得盡其禮耳。我　太祖欽定律令。凡緦麻以上喪。不令陪祀。將迴避者。是以　太子之尊。不肯奪廢人居喪之情也。而二臣乃自忘居喪之情而自奪廢其禮。不亦異于君子乎。禮曰。如諸父昆弟姑姉妹之喪。

則旣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蓋旣宿者謂祭前三日、將祭之時、旣受宿戒、若遭喪、則亦須毋公家之事、而後釋服以歸、可也、今二臣之喪、則前於祭矣、乃欲棄喪以與祀事、則斯禮也。亦臣等未之前聞也、況禮曰、小功緦麻、執事不與禮。執事者謂擯相也。禮謂饋奠也。夫小功緦麻、但可執事。至于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緦麻、皆服之重者也。　太廟攝主、實兼饋奠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者、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禮又

有曰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從政者。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夫庶人有期之喪。尚須卒哭而後供役。今爲士大夫。乃目期喪大功。而與於禮。是今之士大夫守禮不若古之庶人矣。臣等竊謂禮義中正之極。載在禮經。朝廷法禁之嚴。具存國律。欽我皇上崇古尚禮。度越百王。方稽經定制。以垂萬世綱常之則。而臣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以嚴僭踰之防。若依阿承順。以苟從二臣之請。則紊亂太祖成憲。滅弃先王彝訓。實自臣等始矣。况二臣之服制。歲月有期。

宗廟有事之祭。尚可與於它日。而禮失不可復追。法亂難以定守。所據將臣韜服制未滿。稍應准其廻避伏乞別遣大臣二員。代其捧主。則倫理厚而禮教明憲典遵而法守定矣。

奉旨擬定七廟名額疏　七廟名額

竊惟古者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者。則立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是故太廟合享。則太祖東向。羣昭列於北牖而南。義取向明。故稱昭。羣穆列於南牖而北。義取深遠。故稱

穆是昭穆之名但有取於南非以叙世無取于尊崇以觀德況古人廟制以東向爲尊與今宮室之制不同茲欲定建名額恐不當遂以昭穆爲廟名也按祭法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然名稱雖實而尊表無文矧第可施於嗣王而不可施于臣下故祭法則有而王制則無似亦未見其爲不易之定名也臣謹竊取周制以義起之惟 聖明裁焉夫周制曰太廟者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太始之義所以尊創業之

祖也。文武之稱。則其謚也。古者葬則有謚。謚以尊名。亦以誄行。子之於親。臣之于君。得通稱也。此周人以謚名廟之義。見於經可考者也。自漢氏而下。更數千餘年。襲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先王宗廟之制。竟不可復。故昭穆之稱無聞。歷代既無專廟。故其所稱廟號。亦虛名耳。我 皇上今日復古廟制。既正 太祖高皇帝南向之位。則 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又以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特為之建百世不遷之廟。茲欲立廟定名。臣請以 太宗廟。室曰 文祖世室。在左

三昭之上。仁宗皇帝為昭第一廟。室曰仁廟。宣宗皇帝為穆第一廟。室曰宣廟。英宗皇帝為昭第二廟。室曰英廟。憲宗皇帝為穆第二廟。室曰憲廟。孝宗皇帝為昭第三廟。室曰孝廟。武宗皇帝為穆第三廟。室曰武廟。庶幾功德昭顯。而稱號章明。足以為萬世不刊之定制矣。

得旨依擬行

奉旨議孟夏薦麥及賜百官麥餅疏　薦麥

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宸翰、賜諭內殿禮儀、四月

八日俗事妄華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改日行欽此復於三月二十日節奉　聖諭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仍具米食造如舊名曰麥餅卿可與二輔擬來欽此臣言謹欽遵會同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議得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於禮無據誠如　聖諭所妄華去及禮經考之月令篇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蓋麥爲五穀之先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此古人所以重

麥以薦新也。 聖諭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改名曰麥餅。仰見 聖明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王之遺意。而可垂法於後世矣。合候命下。著爲常典。每歲於四月初五日。薦新麥於內殿。是日賜百官麥餅。仍行內外先期題請供辦施行。

請定宗廟雅樂疏 重撰宗廟雅樂

祠祭清吏司案呈。國之大事在祀。祀以禮樂爲先。宗廟之禮既備。宗廟之樂所當講也。我 朝宗廟雅樂升歌舞籥制云備矣。但今廟既特建。則樂亦當特設

至于升歌之頌又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若特享祫享大祫室各有頌以格　祖考庶幾禮樂明備等因臣等竊惟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然樂之為道事與功偕考之樂書所論詩頌所述季札所稱其來尚矣我　朝宗廟雅樂升歌舞綴聲容盛美惟是原為同堂之制統在　太廟今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誠室特設若夫原日樂章乃　國初所作其所稱揚止及　德懿熙仁四祖如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是已今　四祖久祧舊章

弗協我　太祖創業。太宗定鼎。列聖守成。神功
聖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是誠有待于
今日者也。皇上以神聖之資。建中和之極。操三重
制作之權。適百年禮樂之會。仰知久注淵衷。行當裁
定。所據各廟特享。太廟祫享大祫。一應樂章。合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須先撰述。取自上裁。及有一應樂
器樂舞等項。本部移咨工部。轉行內外經該衙門遵
照。太廟原定式樣。逐一如法成造。逕自題請施行

覆議給事中陳侃等進呈使琉球錄疏 使琉球

祠祭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燬無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司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以年久卷案爲風雨毀傷其造船幷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于交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人至

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彫喪而不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爲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故著爲此錄使之有徵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逕過不遇是險自以爲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漈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

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殿下。亦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爲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爲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贏蟲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眞也。以訛傳訛。遂以爲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兼以夷語夷字并附于後。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

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
禮部詳議施行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看得
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土風知
之者寡、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載未盡
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俗
之殊、往來聞見、恐出實錄、因採輯事迹、撰述成書、既
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見、足
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似應俯從所請、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

議處講武堂事宜疏

建講武堂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四日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面諭大興隆寺前諭輔臣宜改做講武堂雖是兵事然係與禮卿部裏可具奏來欽此（講武堂建于世廟而大閱之典則行于穆廟前此未備也）臣等竊惟國家大事在祀與戎 陛下臨御以來修明古禮追復郊廟一切祀典悉從釐正近復恭謁諸陵舉行曠典遠近臣民不勝歡戴邇者欲因大興隆寺廢址改為講武之處特命臣等議擬仰見 聖上制禮作樂之餘不忘

武備眞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也臣等謹按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餘亦時加簡練是以國初名將壘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是以威振沙漠策勳闕廷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

知兵宜有足厪聖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先該兵部亦爲前事題奉欽依依擬行未盡事你部裏還同禮工二部逐一議處來說欽此其建設規畫與本部所擬者大畧相同但欲文職重臣督率于上增制屬官分隸于下又同武職重臣分董其事而所講者不過幼官武生之輩猶同武學故事視先王振旅大閱之意稍有不侔臣等謹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聖裁敕下兵部一併遵照前旨會二部議奏舉行

議處土魯番等夷人入貢事宜疏 西域入貢

看得我　祖宗天錫勇智、滅胡踐祚、百度維新、四夷來王、惟朝鮮國朶顏福餘泰寧三衛、每年正旦聖旦兩次進賀、朝鮮止三十人、三衛足三百人、其它諸夷并西番各土官衙門、及迤北西虜海南列國、或一年三年五年十年許貢一次、進貢各有常期、夷使各有定數、載在會典、與今該司所查各有事例明白、不敢踰越、今土魯番各國差來夷使、謝恩進貢、投遞番文幾二百紙、起送人數、倍違舊例、況每紙番文俱以取討牙木蘭爲詞、如出一口、中間來索賞賜金銀綵段

器皿數且不貲難以應塞竊思前項番夷驕獷狡黠今次入貢分明挾勢要求假托窺伺以覘　朝廷虛分而邊臣不循往例一槩起送前來似乖事體若不申明舊例將來歲復一歲增而又增彼欲進貢則容其進貢彼求賞賜則與之賞賜是教中國以事外夷而我威侵弱彼志益驕何以救藥於將來也至于哈密貢期正與朶顏三衛相同蓋三衛爲京畿東北藩籬所以　祖宗定制俱許其一年二貢每貢不過三百人三衛都許來京哈密每十人起送二人存留八

名。今西域諸夷。遠在萬里之外。本非素附之國。難比朶顏三衛貢期。況據通事王騏查稱。領即能哈辛係韃靼回夷素未入貢。今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想是土魯番部落。假稱國王名色。貢圖賞設謀詭秘。抑未可知。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賫文與都御史趙載將今次各國夷使作急查照舊規及近年題准事例奏行

會議遷奉慈殿 三后神主於陵殿疏 奉安 生母 神主

臣等竊惟禮嚴尊祖祀重廟享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别薦于寢身没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之閟宮宋之别殿皆此義也 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皇帝乃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别祭 孝穆皇太后後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于内是盖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于孫則止盖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

耳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　陛下于
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于　孝穆皇太后孫屬也。于
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若崇先殿之
建。則　陛下以子事考。廟當世享。故　世廟配太廟
而作。崇先殿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　聖諭又
以　三太后梓宮既配葬于　帝。主不祔廟。世不舉
祭。議欲遷主陵殿。使獲所安。是誠仁至義盡。情中禮
得。足定天下之大典也。臣等復考得宋熙寧罷奉慈
廟故事。與今日事體略同。但祧義惟遷主爲是。若當

時祭主陵園則襲古人秉主旣立乃埋桑主之說而誤用之非禮也今日 聖諭遷主陵殿歲時祔享陵祀如故尤爲曲盡非前代所及合候命下本部另請擇日具儀施行庶廟享之義正而尊祖之道嚴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